

小說組優選獎作品

招羅漢腳仔

楊寶山

楊寶山



／作者簡介／

出生、成長於台南市楠西區龜丹里。曾祖父及家族祖先共7人在噍吧哖事件中遇害，造成家族血統與姓氏大變異。近年主要以此事件為小說書寫題材。出版作品：小說集《我家住在噍吧哖》、《那天下大雨》、《我的學生鄭吉祥》、《長尾山娘》，長篇小說《噍吧哖兒女》。

／得獎感言／

身為噍吧哖事件受難者後代兼小說書寫者，除了了解事件過程之外，我更關心事件之後，劫後餘生的先民在悲痛中艱苦求生的歷程。本文故事發想，來自新化高中退休主任陳坤發陳述他的父親年少時，在新化街上親眼所見情景。刻意讓我的家鄉「龜丹」這個偏僻山村成為小說場景，私心想藉此告慰在事件中受難的先祖與庄民，以及倖存的老弱婦孺們：事過境遷百年之後，仍然有人在意你們的苦難。如果有人閱讀這篇小說之後，心有所感，願意進一步認識這件日治時期規模最大、受難人數最多、影響最深遠的武裝抗日事件，則是我更大的期盼。

西元 1915 年 8 月，噍吧哖起義失敗，抗日軍在虎頭山潰散後，日本軍警展開搜捕行動，大肆燒殺擄掠。許多家庭的男人全部被殺，留下老弱婦孺，生活陷入困境……

天色微亮，夜幕尚未退盡，一輛牛車載著七位女子往大目降前進。

濃霧籠罩著即將甦醒的大地。眼前的景物尚可辨認，稍遠處的花草都被昏暗天色與霧網掩蓋，只有高大的樹木靜沉沉的站立在飄渺幻境之中。霜降過後，氣溫漸低，坐在牛車上的女子都屈膝，膝上披件外套，雙手縮在外套裡，上身前俯，頭靠在膝蓋上。

其實天氣並未冷到需加外套禦寒的程度，但她們都顯出怕冷的樣子。

也許讓她們覺得冷的不是天氣，而是淒涼心境。

這七位女子將到大目降招羅漢腳仔。其中最年長的是今年 44 歲的松仔姆。松仔伯早逝，年輕時候就守寡的松仔姆茹苦含辛養育兩個兒子。兒子都已成人，松仔姆後半輩子寄託有望。8 月 6 日日軍入庄搜查時，兩個兒子在混亂中被抓去槍決。另一位年長者是木連孀仔，39 歲。她的媳婦因難產而死。兒子參加虎頭山戰役，戰死在噍吧哖街上。丈夫木連叔仔則因被指有抗日嫌疑，在日軍盤問時遭虐殺，留下她 and 一位 2 歲大的孫女。

另五位女子都還年輕。張江氏蕊的丈夫、大官、小叔被

日軍殺害，她的娘家竹圍仔，全庄的屋子幾乎被燒光，父親、弟弟、大妹也被殺。楊李氏真、賴周氏花二人的丈夫都因事件死亡。賴氏時已和鹿陶人溫寶清定親。溫寶清參加虎頭山戰役，戰敗逃亡時於鹽水坑墜崖身亡。最年輕的是李秀鑾，18歲，母親早逝，父親和大哥於8月6日遭日軍殺害，留下她和一位14歲的弟弟。

松仔姆和木連孀仔是為招「羅漢腳仔後生」而來，五位年輕女子則是要招「羅漢腳仔孀婿」。兩方的心境不同，松仔姆和木連孀仔懷著希望與期待，招來的羅漢腳仔將做她們的兒子，她們可因有了兒子回復母親身分，所以她們的心境較輕鬆。五位年輕女子則忐忑不安。招來的羅漢腳仔是陌生人，陌生人做丈夫讓她們很不安：他將是一位什麼樣的人？為人實在嗎？會勤勞工作嗎？會疼愛她憐惜她保護她給她安全與保障嗎？這些都是未知。這些未知關係著她們的終身大事與後半輩子的生活。

駕車的是保正賴貴。幾天來，他和幾位長者奔走庄裡困頓人家，說明協助招羅漢腳仔的用意，遭受許多訕笑與責罵，曾想放棄。但被幾雙感激的眼神、幾句感謝的話語鼓舞，繼續招募，共7位女子願意隨他去大目降。他希望這七位女子都能找到理想的「對象」，有所依靠，脫離貧困改善家計，也讓訕笑、責罵他的人看看，身為保正的他能為庄人做一些事。

牛車顛晃，五位年輕女子都不說話。起先松仔姆和木連

嬸仔偶爾抬頭聊一、二句，但見五位年輕女子都不回應，都一付心事重重的樣子，覺得無趣，也就閉上了嘴巴。

只有牛的喘息聲、車輪輾地聲以及牛車顛晃發出的聲音，在靜沉沉的霧中兀自響著，擾動了晨間的寧靜。

張江氏蕊一顆心盪在谷底。她不知道她今天跟著去大目降是對還是不對。她至今都覺得奇怪她為什麼答應了要做這件事？那天黃昏，她下工回家，見婆婆在廳堂裡跟丁興伯仔聊天。她向丁興伯仔打聲招呼，進入廚房煮飯。她覺得此刻丁興伯仔來訪，不尋常，邊做飯邊留意廳堂那邊的談話。談話聲噤哩噤哩，夾雜在鍋碗瓢盆的碰撞聲中，時大時小，聽不真確，從聽到的少數詞句她猜想他們好像在談某人要招徠的事情。她好奇的停下正刷洗的鍋子想專心聽個明白。聽到婆婆說起她的名字，她的心「恰！」跳一下，心神紛亂，想再聽時聲音卻變小了，聽不清楚。不久，她聽到婆婆喊她：「蕊仔！」她胸中一面鼓被鼓槌敲得咚咚響，匆匆洗好鍋子，擦乾了手，推開廚房和房間之間半掩的門，穿過房間，進入廳堂。

婆婆和丁興伯仔都抬頭看她。婆婆叫聲：「蕊仔——」接著卻無話。

「阿蕊，是按呢啦！」丁興伯仔說：「阮是想說，庄裡，無查甫人的厝，實在毋是辦法，粗重的槓頭無人做，厝內的代誌無人擔……阮是想說，是不是會當幫妳招一個查甫人。厝裡有一個查甫人，較妥當。」

「蕊仔……」婆婆一開口，眼淚就滾下來，「蕊仔，妳嘛知影，咱兜……恁阿爸、阿源、阿通攏無去囉！無查甫人的厝實在……嗚……哇……」

丁興伯仔搖頭嘆息：「唉——」

「蕊仔，妳嘛知影，我一個查某人，要擔這個家，實在是無法度……嗚……」

「阿蕊，好麼？厝裡加一個查甫人就親像加一支大支柱仔，厝就較堅固，才毋驚透風落雨。」丁興伯仔說。

「我一個老人矣，我是無希望囉！但是蕊仔妳猶年輕，妳的後半世人嘛要有人通依靠。」

張江氏蕊也不知道聽進了多少他們說的話，只覺得腦袋裡匡啷匡啷似有銅鑼在敲，她什麼也不想什麼也沒說，只是愣愣的站著。

「阮是按呢打算啦！」丁興伯仔向她說明：「想說帶恁來大目降，予人選。那裡人多，機會較多。選到的，就帶回來做尪某。」

丁興伯仔邊說邊注意張江氏蕊的神情，見她愣著臉沒任何反應，猶豫一下，繼續說：「這是為著生活，不得已的。為著莫予恁感覺歹勢，阮按算將恁……哦，裝入布袋莫予人看著。這是……」見張江氏蕊沒有出現預期中的嫌惡、生氣表情，丁興伯仔將預備好要解釋的話吞回去。

婆婆停止哭泣，淚眼看她，「蕊仔，好麼？」

張江氏蕊沒有回答，三個人都沉默無語，氣氛有點兒尷尬。

尬。過了一會兒，丁興伯仔說：「當然，這無勉強，要家己有意願，妳考慮看覓。」

丁興伯仔離開了，張江氏蕊還愣愣的站在原地不動。婆婆看看她，欲言又止，繞過她，進入廚房，接續煮飯的工作。

那天晚上，張江氏蕊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想了又想，她現在是沒有男人可依靠的女人了，她的爸爸死了，弟弟死了，丈夫死了，大官也死了，她如一枝孤立在荒郊野外的小草，颳風下雨她只能自己承受。她不知道她能不能抵擋得住風雨。她覺得好孤單，往後，她將會吃很多苦。但是，不管多苦，都沒有人可傾訴，她的苦只能往肚子裡吞。

張江氏蕊沒哭出聲，她擁著被子任眼淚泛流，濡濕了枕頭和被單。

隔兩天丁興伯仔再來家裡，婆婆只叫她：「蕊仔……」她就點頭。

點頭之後她就後悔了。她想像丁興伯仔所說的將她裝入麻布袋擺在街上讓人挑選的情景，想到處在那個情境之中的她將會如何難堪。她滿懷不安。不安化解不開，轉變成為恐懼。

誰會選她？他是什麼樣的人？他長成什麼樣子？她不敢想像一個全然陌生的人突然闖進她的生命，還成為她的，哦，女婿！要跟她同一張桌子吃飯、同一個門進出、同一塊田園工作！

同一張床睡覺！

恐懼不安了幾天，直到今晨坐上牛車，她的心境除了原有的恐懼不安之外，另加一種情緒：生氣。

是婆婆陪她來賴貴家的。婆婆今天比她早起，當她踏出房門進入廚房的時候，發現婆婆已經煮好了早餐，婆婆催促她吃飯。她坐上餐桌，看到桌上擺一個飯盒，她抬頭看婆婆。

「阿母……」

「路途遠，帶著，中午吃。」婆婆說。

她心中升起一股感激。

她吃飯的時候，婆婆將飯盒包好，連同一罐水裝入袋子。等她吃飽，婆婆提起袋子，陪她走出門。

她們到達賴貴家時，楊李氏真和賴氏時已經在那裡。婆婆和賴貴打過招呼，將袋子交給她，轉身走回家。

接著來了松仔姆和木連孀仔，張江氏蕊客氣跟她們點個頭，心裡納悶：她們兩個，年紀這麼大了，還要去招炷？她當然不好意思問她們，將疑問放在心裡。但看她們倆自在的說笑，一點也不知害羞的樣子，對她們便有一些鄙夷。

接著從她們的談話中聽出來，原來她們不是要去招炷，她們要去招後生！張江氏蕊腦子轟然一響，恍然大悟。

難怪……

氣憤的情緒就在這時出現。她氣她的婆婆，為什麼婆婆不來招後生卻要她來招炷？她氣婆婆對她隱瞞，原來人家也鼓勵老婦人去招後生，不是只帶年輕女子去招炷。

她覺得她受騙了！上當了！她有一肚子不滿的情緒。但

是她沒有將這些情緒發洩出來，她往她家的方向望去，只見茫茫濃霧與昏暗天色，不見婆婆身影。

她覺得她的命悲苦到了極點。死了父親、兄妹、丈夫、大官，如今還要受這番羞辱！

牛車行過林仔口，涉過龜丹溪，來到山仔腳的時候，天亮了，濃霧還沒散去，眼前的景物還籠罩在茫茫白霧中。前方是竹圍仔庄。張江氏蕊抬頭向竹圍仔庄張望，只看到幾棵大樹；牛車繼續前行，她看到霧中隱約幾間簡陋的屋子；牛車行到聚落邊緣，發現有人在附近走動，張江氏蕊立即低下頭，拿外套蓋住頭。

直到8月12日，日軍瘋狂屠殺後第6天，張江氏蕊才回去竹圍仔娘家。但見滿庄殘破景象！屋子經烈火燃燒成為灰燼，又被大雨澆淋，灰燼變成黑泥。幾根未燒盡的柱子雜亂堆疊在黑泥上面。張江氏蕊費了一番功夫找到她家的位置，燒得真徹底，連根柱子也沒留下。

她急急趕到聚落北邊溪畔。日警令庄民在這裡搭建公寮，倖存的人們，有親戚家可借住的，投靠親戚。無處可去的，住進公寮集中管理。張江氏蕊在公寮找到母親和小妹。母親一看到她，撲過來，抱住她痛哭：

「蕊仔！攏無去囉！啥物攏無去囉！嗚……嗚……哇——」

她摸母親的身體，只有凸愣的骨頭，沒半點肉。母親的

臉頰削瘦，眼淚不停從凹陷的眼窩流出來。

「恁阿爸、恁弟弟、恁妹妹，還有，咱兜，全部攏……嗚……攏去了了囉！嗚……」

張江氏蕊沒有哭，她眨了眨眼睛，將要流出來的眼淚逼回去，問：「阿爸、阿弟仔、阿妹仔呢？您在佢位？」

母親只是哭嚎，沒有回答她。

她問小妹。小妹顫抖的手往外指。

她和小妹攙扶母親，來到聚落東邊，臨近山仔腳的一片荒埔。但見一地凌亂土丘，空氣中瀰漫著難聞的氣味。

母親在三塊石頭前跪倒，哭喊：「陽仔、阿全、阿笑，阿蕊來看恁囉！嗚……嗚……」

張江氏蕊雙膝跪下，淒厲哭喊：「阿爸——」

一個月後，再回竹圍仔。倖存的庄人大都搬離公寮，在原本住家的位置搭建簡陋屋子居住。母親和小妹居住的屋子，竹柱歪斜，屋頂茅草稀疏，竹片編的牆壁不夠緊密。母親一臉疲憊與憂愁，拉著她抱怨：「糜飯食袂落，暗時暍袂去；頭暈目暗，胸坎鬱悶，腳軟手軟；工課做無二、三下就腰痠背痛……」

此刻，阿母起床了嗎？她們早餐吃什麼？——她們有早餐吃嗎？

埋葬阿爸和弟弟、大妹的荒埔在路的另一邊，她估量他們就在她左側不遠的地方。她在心裡默唸：「阿爸！你的查某囡阿蕊今仔日要去……阿爸……嗚……」

哭聲驚擾了一車的人，松仔姆靠在她身旁，拍拍她的背，問道：

「蕊仔，妳是按怎？」

「嗚……哇……」張江氏蕊再也忍不住心中悲苦，放聲大哭。

引起一車傷心人的傷心悲情，都一起跟著落淚。

賴貴看一車的人各個傷心哭泣，也黯然神傷紅了眼眶。載著一車哭泣的人行走，不像個樣子，他頓了頓牛繩，讓牛車停在路邊，坐在駕駛位置，也不勸她們，任她們發洩心中的悲傷。

畢竟是在外頭，不比在家裡或庄子裡，婦女們哭幾聲，流了幾滴眼淚，不哭了。賴貴再等一會兒，嘆了一口氣，頓一下牛繩，對牛輕喊：「來！」

牛車行過嚙吧哖，再經過芒仔芒，霧都散去了，陽光亮堂堂照著大地。過了芒仔芒之後行走的地方，除了賴貴之外，其他人都陌生。賴貴沿途給她們介紹，經過一個小庄頭，他說：「這裡是劉陳。」過一陣子，見到幾戶人家，他說：「這裡是芋瓠。」轉過一個彎，上了一道坡，他指著左前方說：「那裡是橫山。」他接著說：「橫山再過去就是內庄仔。聽說內庄仔死真多人，您攻打南庄派出所之後，來內庄仔過一暝，就是住在內庄仔的保正嚴朝陽的厝裡。內庄仔有很多少年人在那個時陣加入您的隊伍。戰敗之後，日本人進入內

庄仔，見人就剷，見厝就燒……」賴貴突然噤聲，他意識到在這群婦女面前說這些事並不適當，她們剛結束一陣傷心哭嚎，說這些事再讓她們想起傷痛遭遇可不好。他回頭看牛車上的婦女們，卻見她們都愣愣的，好像在看路邊景色，視線卻都茫然，沒有專注在某個景物上，也沒把他的話聽進去的樣子。

一行人無話，只有牛車行進發出的聲音「噉拐！噉拐！」響著。進入內庄仔，果見庄子裡一付淒涼景況，人煙稀少，處處有屋子被燒毀的殘跡。

牛車悠悠晃晃往前行，又走了一段路，賴貴說：「這邊叫做崗仔林，再向前走就是大坑口。咱到大坑口那邊……噯，歇睏。」

到了大坑口，賴貴將牛車停下來，卸下牛，讓牛在路邊吃草。

招呼車上的人：「下車，走走，活動活動，要放尿的，緊去。若無，等一下緊尿就沒法度囉！」說得一群人羞著臉瞪他。倒像是被他的話勾引出尿意似的，一群婦女，由松仔姆領著鑽進路邊樹林裡去。

等她們鑽出樹林，牛也休息夠了，一群人重又坐上牛車。經過一番膀胱解放與筋骨活動，身體輕鬆氣氛轉變，人人臉上有了汗珠與難得的笑容。

賴貴牽著牛站在車旁，一時還沒有要將牛套進牛軛的意思。他說：「從這裡過去，前面是口埤仔，再過去是虎頭埤，

然後就到大目降囉！」賴貴言詞躊躇似有顧忌，他看看眾人，「咱要去大目降的街仔，去那裡……嗯……」

「去那裡，阮要招後生。」松仔姆拉著木連孀仔，指著其他人說：「阿您，您要招尪。」五個年輕婦人羞紅著臉瞪她。

「嗯，所以咱現在……在庄裡有講過齣，要將恁，嗯……裝入麻布袋。」賴貴言詞吞吐：「從這裡到大目降，路上的人漸漸多了，裝……在麻布袋裡，免得被人看見。」

「好啊！來將我裝入麻布袋啊！」松仔姆說著，拿起一個原本就放在牛車上的麻布袋。木連孀仔也拿起一個。松仔姆將剩下的麻布袋發給其他年輕婦女。

用麻布袋裝稻子、裝番薯、裝樹薯，這是平常的事，用麻布袋裝人，破天荒第一次。一群婦女手拿麻布袋等著賴貴動作。賴貴先撐開松仔姆的麻布袋，松仔姆雙腳踩進麻布袋中，按照裝填作物的方式，接下來的動作是拉高麻布袋口抖動讓作物滾進袋底。可是現在要裝的是人，人可不會如同作物一般滾入袋底。松仔姆一邊挪移腳步，賴貴一邊拉麻布袋，動作磕磕絆絆，弄得有點兒尷尬。

木連孀仔看出問題所在，她將麻布袋口撐開往下摺，雙腳踩進麻布袋底部，蹲下來，對賴貴說：「幫我把麻布袋拉起來，綁著就好了。」

這個方法果然便利。其他的年輕婦女都跟著她的方法踩進麻布袋，蹲下來。賴貴一一將麻布袋口拉起來，綁住。怕她們在麻布袋中活動太受限制，繩子綁在麻布袋口附近。由

於麻布袋裡的人蹲著，放掉麻布袋後便顯得鬆垮。

「會無爽快麼？」賴貴問。

「袂啦！」松仔姆在麻布袋裡說：「感覺刺刺，習慣了就好。」

「阿恁咧？」賴貴詢問其他人。看麻布袋裡的人動了動，應是覺得不舒服。但是她們沒回應賴貴的話。

用牛車載麻布袋，麻布袋裡面裝的不是貨物，是人，看起來實在怪，賴貴嘆一口氣，說：「忍耐一下，從現在開始，毋通講話。」

牛車繼續悠悠晃晃往大目降行去。路上遇到一些人，對牛車上的「物品」投來好奇的眼光。賴貴也不說明，只對這些好奇的人回以微笑。

被裝在麻布袋裡的張江氏蕊，覺得渾身不自在。麻布袋貼著她的背，壓著她的頭，碰觸她的手和腳。這些跟麻布袋接觸的部位都覺得癢，不只癢，還會刺痛。藏在麻布袋裡的灰塵隨牛車晃動，不時飄散出來，嗆得她的鼻子難受，幾次有想要打噴嚏的衝動，她忍著，終於都忍下來。讓鼻子難受的不只這些灰塵，還有一股酸腐味，張江氏蕊猜不透這是什麼味道，她想：麻布袋曾經裝過什麼東西？稻穀沒有這種味道，番薯沒有這種味道，樹薯也沒有這種味道，那麼會是什麼？

或許是腐敗了的番薯簽吧！

張江氏蕊抽抽鼻子，用心辨識，確實有腐敗的番薯簽的

味道，可是又不全是，是裝了腐敗了的番薯簽之後，又裝了別的東西；或是，事先已經有其他味道，後來又裝了腐敗了的番薯簽？

誰家的番薯簽腐敗了？

賴貴家的吧！

賴貴家的番薯簽為什麼腐敗了？

沒曬乾？淋到雨？放太久？

心思轉到賴貴家，她對他家不熟，不知道他們將番薯簽收放在什麼地方。

屋簷下？牆角？豬圈旁？

難道他家沒有倉庫？

「唉！怎麼盡想這些無聊的代誌？」張江氏蕊罵自己心思遊走到哪兒去了！怎麼忘了今天這一趟出來的目的是什麼？

一想到今天這一趟遠行的目的，張江氏蕊的心情又往下沉。背脊、手臂、脖頸部位的刺痛感又來了。她挪一挪身體，額頭和手臂出了汗，汗水泌泌流出來，浸漫刺痛的部位，刺痛感更明顯了。張江氏蕊幾乎要忍不住了，她有想要大聲呼喊的衝動。

「快到大目降了，忍耐一下。」賴貴回頭看看她們，安慰她們。

她們，跟我一樣難受吧？張江氏蕊透過麻布袋孔隙看其他人，一團團鬆塌的麻布袋，有些靜靜的，不動；有些偶而動一下，看不出她們是否跟自己一樣刺癢難受。

張江氏蕊聽到一些說話聲、叫賣聲、吆喝聲……還有一些嘈嘈切切聽不清楚是甚麼聲音。從麻布袋往外看，看到一整排的房子，還有走動的人影。她知道聲音就是這些人製造出來的。她知道，到達大目降的街上了。

她沒來過大目降，也沒見識過這麼熱鬧的街市。她心中苦笑：想不到是被裝在麻布袋裡出現在這麼熱鬧的地方！

牛車終於停下來。

「到囉！」賴貴對牛車上的人說。將牛退出牛軛。眼下他面臨一個難題：如何將這些人「搬」下車？這些人可不是貨物，摔不得。必須用抱的，一個一個抱下車，麻布袋裡裝的都是女人，他一個大男人如何抱她們？

躊躇間，有人靠過來，好奇的問：

「嘿！麻布袋內底，啥物貨？」

「嗯……哦……」

又有人問：「你，從哪裡來？」

「龜丹。」賴貴回答。

「龜丹？」

「茄拔區龜丹庄。」見對方仍然疑惑，連忙補充：「噍吧咩再過去沒多遠就是龜丹，山區所在啦！」

「噍吧咩！咁是發生抗日事件那裡？」

「對啦！對啦！阮就是從那裡來的。」

「聽說被——」說話的人警覺的看看四周，壓低聲音：「被日本仔劊死真多人。」

「真多，查甫人都劊死了了，連一些無辜的——」賴貴也警覺的看看四周，「也拖去槍殺。」

「查甫人劊死了了，剩查某人，要按怎生活？」

「就是講啊！所以今仔日才帶您來。」

「您？」

已有六、七個人圍在牛車旁邊。賴貴想：該面對的事情還是得面對，也好，趁這個機會把此行的目的說明清楚。

「牛車上的麻布袋，內底裝的，哦，其實就是阮龜丹庄裡的苦命人。您的老爸、尪孀、或者囡仔被日本仔劊死，您無人通好僂靠，生活真困苦，所以我帶您來這裡，看有人會凍幫忙嘸？」

「幫忙？」眾人看看牛車上的麻布袋，裡面裝的「東西」會動，果真如眼前這位男人所說的，是人？一個人好奇的靠過去，伸手摸其中一個麻布袋，裡面的「東西」受到驚嚇，身子突然一縮，把摸她的人也嚇了一跳，叫道：「哎喲！真的是人！」

這一幕引起其他人的好奇與興趣，也往牛車邊靠。賴貴連忙向前，他認為他有責任保護車上的婦女，正要伸手攔阻，卻又覺得人家只是好奇過來看看，並無惡意，手便伸得有點兒怯。

「內底裝的，真的都是人？」問的人帶著好奇與驚訝的語氣。

「嗯，七個，都是，查某人。」賴貴見圍過來的人漸多，

擔心人多口雜帶來困擾，忙解釋道：「是我和庄裡的長輩商量決定的，將您裝入麻布袋，帶來這裡予人選。」

「予人選？予啥人選？」

「無某無猴無家庭的獨身仔，羅漢腳仔。」

「羅漢腳仔？」

「阮是按呢打算啦！」賴貴清一清喉嚨，說：「獨身的羅漢腳仔，無某無猴無家庭，生活無穩定；麻布袋裡面的婦人，有死尅的，有死老爸的，有囡仔被剝死的，厝裡無查甫人，橋頭拋荒生活困苦。兩方若來鬥做夥，拄仔好會凍互相幫忙解決彼此的問題。」

賴貴邊說明邊注意眾人的反應，見大家都專注聽他說話，便繼續說：「將您裝入麻布袋，是不得已的，免去乎您歹勢；嘛避免無公平的代誌發生。」

「無公平的代誌？」

「麻布袋內底裝的，有少年的嘛有老的；有媠的嘛有醜的。請問：您欲選啥物款的？」

「當然嘛是媠又少年的。」人們發出一陣笑聲。

「按呢就無公平囉！」賴貴跟著笑二聲，「裝入麻布袋，袂凍看袂凍摸，毋管媠醜，選著就是你的。選著少年的，予你做某——」

「喔——」人們發出驚呼聲，有人問道：「阿若選著老的呢？」

「老的，予你做老母。」賴貴說。

「哈！」人們又發出一陣笑聲，接著嘖嘖喳喳談論著。賴貴正躊躇如何開始這筆「交易」，瞥見斜對面街角那頭走出一個人，那個人穿著體面，步伐平穩，後面三四個人簇擁著他，看來是這個地方的頭面人物。

「雄哥來囉！」人們自動讓出一條路，讓這位人稱「雄哥」的人走到賴貴面前。賴貴細看那人，頭髮斑白，鬚長及胸，應有不少歲數，但他臉色紅潤。賴貴很驚訝這般歲數的人步履還這麼平穩，腰桿還這麼挺。

雄哥向賴貴作揖，問道：「請問佢位來？」

「龜丹！茄拔區龜丹。」賴貴也回以作揖手勢，他不習慣這種打招呼方式，動作有點兒拙。

「在下黃雄，請指教。」

「黃先生，你好！」

「叫我雄哥就好，我在這裡，幫忙處理街市大小項的代誌。」

「黃先生——」

「您有跟我講囉！這些婦人人實在真可憐，攏總七個？」

「嗯，七個。有老的，有少年的。」賴貴趕緊回答。

「你說，選到少年的，做某；選到老的，做老母？」

「是啦！是啦！」

「這是好代誌，算是阮大目降和噍吧咩結親情。哈！哈！哈！哈！歡迎！歡迎！」黃雄笑聲洪亮，對賴貴伸出手。賴貴連忙伸手跟他相握，感覺黃雄的手傳透過來自信與厚實的

力量。

「放在牛車面頂無方便，搬下來放街路裡較好勢。」黃雄對眾人做個手勢，眾人紛紛靠近牛車，兩人一組，一人抓麻布袋口，一人抓麻布袋底，將麻布袋裡的人搬下牛車，放在地上。

賴貴連聲交代：「細膩！細膩！」

七個麻布袋裝著七位婦女，擺在大目降街上。這是從未有過的場景，更多人圍過來觀看。

黃雄提高音量對圍觀的人說：「這是從噍吧啤彼方面，」看賴貴，賴貴連忙說：「龜丹，茄拔區龜丹。」黃雄接下去說：「從龜丹來的，都是苦命的人，需要咱來幫忙。咱這裡有獨身仔——無某無猴無家庭的人麼？」

人們面面相覷。黃雄看看眾人，再問：「有麼？若有，這是好機會，來選。看是選著某還是選著老母。」

賴貴補充道：「歡迎來選，但是袂凍摸，袂凍看。若是選著老的，就予你當老母；選著少年的，就予你做某。」

人群一陣騷動，互相推擠，原來他們在推一個人，要他出來選。那個人抵擋著人們的推擠，抵擋不住，被推出人群。黃雄說：「土龍仔你袂使，你雖然無某，但是你有老母在厝裡，逐工在等你轉去吮老乳脯。」

說得人群發出哈哈笑聲，那位被推出來叫做土龍仔的人滿臉通紅，瞪推他的人，迅速鑽到人群後面。

有人問：「選著，認做老母或者做乜某了後呢？」

賴貴說：「和阮轉來龜丹，阮那裡有田園、山坪等你來幫忙耕作。」

「喔——」人群又發出一陣呼聲。

「所以要無某無猴無家庭的羅漢腳仔才會使啦！」黃雄說。

「我知影佢位有羅漢腳仔，我來叫您。」一個人說著，離開人群。

「我嘛知影佢位有羅漢腳仔，我找您來。」另一個人說著，也離開人群。

不一會兒，一些人被半推半拉帶過來。賴貴看這些人，外表跟其他人有些差異，穿著的衣服破爛且髒，頭髮雜亂臉龐有髒汗，幾天沒洗澡的樣子，果然是名符其實的羅漢腳仔。

幾位羅漢腳仔出現，場面更為騷動。人們推擠他們出去挑選麻布袋。他們還搞不清楚狀況，抗拒著人們的推擠。騷動的場面直到黃雄「咳！咳！」咳二聲才平靜下來。黃雄對羅漢腳仔們說：「各位兄弟，恁今仔日要出運囉！今仔日請恁來這裡，是要送恁媯某，或是老母，免費的喔！」

「還有財產，田園和山坪，嘛是要免費送恁。」有人補充。

「恁在阮大目降這裡，無某無猴無家庭，也無固定的頭路，按呢過日子毋是辦法，不如跟這位先生去。龜丹雖然是偏遠的山區，但是馬上有田園有山坪通好耕作，生活會凍穩定下來。再恰一個某，或是老母，世間哪有這呢好玩的代誌？」

「是啦！裝在麻布袋裡面的人，身體都健全，無斷腳無斷手嘛無青暝無臭耳儂。」賴貴說。

「有某通攬，真好！暗時有工藝通變嘛較袂無聊。」黃雄的話激起人群一陣放肆的笑聲。他在笑聲稍歇時補充說：「無選著某，選著老母嘛袂襍，起碼有老乳脯通吮罔過癮。」

剛要平息下來的笑聲又被這些話掀揚起來。

紛擾聒噪了一陣子，羅漢腳們終於弄清楚了狀況。卻還是沒有人行動。黃雄鼓勵他們：「出來選。有選的人，今暗就有厝通好住囉！若是選著老母，今暗就有老乳脯通吮；若是選著媯某，嘿嘿嘿！今暗就有通予你攞某，爽歪歪！」

人群爆出更大的笑聲。紛紛鼓吹羅漢腳們：「去啦！去啦！去選啦！」

一個羅漢腳仔跨出人群，往前方的麻布袋走去。

人群靜下來，接著，爆出一陣轟天呼喊。

※

在張江氏蕊胸腹中翻騰的，盡是羞憤。

羞憤的情緒如源源不絕的泉水，不斷湧現，她無處發洩這些羞憤，也不想發洩，只讓這些羞憤不停的在體內沖撞，沖撞得身體快要爆炸了！

她坐在牛車後面，一手攬住車桿一手抱著腿，縮著身子，頭埋在雙膝間，不說話，不理人，身體隨牛車顛晃撞擊

車桿，撞痛了她也不管。

她知道這趟旅程避免不了難堪，但是她萬萬想不到，她會難堪到這種地步，狼狽得幾乎無法收場。

第一次到大目降這個熱鬧的地方，張江氏蕊難掩好奇，透過麻布袋孔隙看外面景象。一整排的房子、走動的人群、人們發出來的嘈嘈切切的聲音……除了這些之外，張江氏蕊還看到一些生意營生，有擺在地上的貨品：番薯、芋頭、花生、木柴，還有一些張江氏蕊沒看過的東西。張江氏蕊很想看看那是什麼，可惜麻布袋的孔隙太小，看不清楚，她想：要是沒被裝在麻布袋裡面就好了，她可以走過去看個究竟——她敢在街上行走嗎？張江氏蕊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足夠的信心，像她這樣一個長期住在山區沒見過世面的婦女，敢大搖大擺走在這麼繁華熱鬧的街市？

她聞到一股味道，很香。她想應該是食物散發出來的味道吧！是什麼食物？張江氏蕊透過麻布袋孔隙看街上，一些攤位，上頭擺著——張江氏蕊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，猜想是食材；她還看到鍋子冒著蒸氣。這種鍋子造型奇特，住在山裡半輩子從沒見過……

正看著、想著，發現有人圍過來，張江氏蕊驚慌的收束視線，收攏思緒，專注麻布袋外面的動靜。她聽到賴貴跟人打招呼，說我們是從龜丹來的；她聽到賴貴跟對方說麻布袋裡面裝的是人，她沒看到人們聽到這些話的反應，想必很

吃驚吧！她還在專心聽他們說話，突然有個東西壓在她的頭頂！那東西接著落在她的肩膀，張江氏蕊嚇一大跳，身體一震，差點兒坐不住。等她回過神來，才知道原來是有人麼摸了她！聽到摸她的人叫：「哎喲！真的是人！」她又羞愧又氣憤，在心裡罵：「當然是人，不然是鬼喔！」回復坐姿，將臉貼在膝蓋上，縮緊身子。

外面持續騷動著。聲音越來越雜，圍過來的人越來越多，賴貴試圖跟圍觀的人說明事情原委。人們一定對麻布袋裡的「東西」很好奇吧！張江氏蕊想像有多少雙眼睛正盯視著她們，多少人在對她們品頭論足，她覺得渾身不自在，彷彿有千萬支針從四面八方向她射來。她手抱小腿，將身子縮得更緊。

她聽到一股洪亮的說話聲。這聲音聽起來陌生，卻頗有威嚴。起先她覺得奇怪賴貴的聲音怎麼突然變了，接著她聽出原來不是賴貴的聲音，是另外一個人在說話。她聽到那個人自稱黃雄。黃雄顯然是這個地方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原本吵雜的聲音靜下來，人們都在專心聽他說話。

張江氏蕊聽到黃雄說要將她們搬到地面，她想他們要怎麼搬？念頭一起她就聽到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往她們這裡走來。接著她被提離牛車，她的身體向後傾倒，麻布袋扎得她的頭頸刺痛。她很害怕，她忍不住要叫出聲。正要開口，感覺屁股一陣冰涼又讓她嚇一跳！原來她已落到地面。她一時沒坐穩，身體向右傾，但隨即被扯回來，她的右側臉頰被麻

布袋磨刮，刺痛的感覺讓她以為她的臉皮破了。她坐穩身體，摸臉，還好沒有血跡。從麻布袋飄出來的灰塵與氣味嗆得她忍不住咳了一聲：「咳！」她隨即忍住接著要迸出來的咳嗽聲，她可不想在此刻發出任何聲響引起人們注意。稍轉頭，盱眼往左右看了看，她們七個人，裝在七個麻布袋裡，排在街上。街上人來人往。喝！她們在這裡，任人看，任人選。她想：可真夠丟人現眼！

她聽到黃雄在大聲說話，聽來像是在跟眾人演說。他說什麼「選著少年的通好做炆某。」「暗時攬某，嘿嘿！爽歪歪。」「選著老母通好吮老乳脯。」之類的話，張江氏蕊又羞又氣，人們卻在他說這些話之後爆出笑聲！張江氏蕊在心裡不斷的罵：夭壽骨！膨肚短命！烏白講！

張江氏蕊不聽他們說話了，她將頭埋在膝蓋間，用雙膝夾著耳朵，用點力量，將喧嚷的呼叫聲、爆笑聲隔絕在耳朵外面。如果可以的話，她甚至希望地上有個洞好讓她鑽進去。或是，讓她化做一陣青煙，飄出麻布袋，飄離這群讓人討厭的人們。

吵嚷的聲音突然靜下來，張江氏蕊好奇的鬆開雙膝，抬頭。她看到一雙腳往這裡走來，起先她不知道這個人走過來做什麼，接著她馬上會意過來，他要來選「人」囉！張江氏蕊腦中如敲了鑼一般轟然一響，鑼聲餘音「曠匡！曠匡！」來回震盪。她愣住，身體不動，甚至連呼吸都停止了。看這雙腳越走越接近，她的一顆心往上提，堵住了喉頭。她在心

裡不斷唸著：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選我！」

那個人沒有走到她面前。他走到她的右邊，停下來。從她所在的位置，張江氏蕊看不清楚那個人站在哪個麻布袋前面，她估算中間隔著兩個麻布袋吧！她不知道那個麻布袋裡裝著誰。她只知道她的右邊第一個是賴氏時，其他的她都不知道。

人群的呼喊聲響起。呼喊聲直到黃雄說話才停下來。黃雄問：「你要選那個？」她沒聽到那個人回話，他大概有點頭吧！黃雄接著說：「選好了喔！不後悔喔！揸出來。」

張江氏蕊太好奇了，身體前傾往右邊看，她沒看到那個人動手，人們喊：「揸出來啊！鬍鬚的，揸出來啊！」

可能是因為麻布袋太重，那個人並沒有將它提起來。人們又喊：「出力啦！鬍鬚的，出力啦！」「鬍鬚的，要某就毋通惜力喔！出力揸起來啦！」

麻布袋移動了。張江氏蕊仔細看。哈！半提半拖！

人群呼喊聲震天響：「加油！加油！」「用揸的，毋通用拖的。」

張江氏蕊想：裝在麻布袋裡被人拖著走，真是難堪到底了。不知道這個麻布袋裡裝的人是誰，她一方面慶幸幸好不是自己，一方面為麻布袋裡的人覺得難過。

麻布袋被移到眾人面前。人們又喊：「打開！打開！」黃雄說：「等一下！」現在張江氏蕊可以清楚看到前方的狀況，她看到了人稱「鬍鬚的」這個人，果然一臉的鬍鬚。

黃雄問鬍鬚的：「你整個臉嘴鬚胡刺刺，莫怪給人叫做鬍鬚的。阿你本名叫啥？」

鬍鬚的回答：「王泉。」

「你叫作王泉。王泉，請問，你希望今仔日選著的是老母，還是媯某？」

「嗯……」王泉傻笑不回答。

「講啊！你較愛老母還是較愛媯某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媯某啦！鬍鬚的，媯某啦！」人們的情緒高昂，半是開玩笑半是起鬨的喊：「有媯某通好攞，佻爽咧！」

「嗯……媯某！」王泉紅著臉說，隨即不好意思的將臉別到一邊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哈！」人群裡笑聲轟天響起。

「你較愛媯某！好！來看看你有選著媯某嘸？打開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打開呀！」黃雄一手指麻布袋一手推王泉。

王泉躊躇一下，伸手解麻布袋口的繩子。

人們好奇的圍過來。張江氏蕊也睜大眼睛看。但是圍過來的人太多，擋住了她的視線。

只聽到人們發一聲喊：「嗚喔——」張江氏蕊透過騷動人群的間隙，看出來了，是松仔姆。松仔姆從鬆垮下來的麻布袋裡站起來。可能是因為坐太久了，她的身體搖晃，幸好黃雄扶住了她，才沒跌倒。張江氏蕊看到松仔姆臉色青白，頭

髮散亂。這樣的場面，大概讓她受到不小的驚嚇吧！

人們看著松仔姆，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，不時傳出爆笑聲。

黃雄扶著松仔姆，問王泉：「這個，予你做某，好麼？」

王泉愣愣的搖頭。他的臉色也青白，沒有選到年輕的女人好當老婆，覺得失望吧！

「伊的年紀，袂凍予你做某囉！做老母會使啦！」黃雄示意王泉：「叫阿母！」

「……」王泉愣愣的看著松仔姆，慌慌的低下頭。

「叫啊！那是你家已選的，天公伯仔給恁註好好囉！恁兩人有緣，從今仔日開始要做母仔团。」黃雄再催王泉：「緊叫阿母！」

「阿……阿……母……」王泉說得很小聲，幾乎聽不到。人群中有人喊：「叫按呢傷小聲啦！叫老母哪會使按呢？叫較大聲咧！」

王泉覺得窘，愣愣的傻笑。

「您今仔日初見面，猶未熟識，咱毋通給伊勉強。」黃雄幫他打圓場。他問松仔姆：「阿妳今仔日認著伊做後生，有歡喜麼？」

松仔姆青白的臉色慌愣。

「有歡喜麼？」黃雄再問她。

松仔姆嘴唇顫動，突然「哇——」哭了出來。

「唉！今仔日得到一個後生，應該歡喜才對，煞咧哭！」

松仔姆繼續哭，張江氏蕊看到她肩膀聳動，臉上布滿淚痕。

「好囉！琴仔，毋通哭囉！」賴貴安慰她：「從今以後，你有後生囉！應該歡喜才對！來，咱來邊仔。」

「對啦！母仔囡帶著，去邊仔開講，互相熟識一下。」黃雄指示王泉扶松仔姆。王泉站在松仔姆身邊，要伸出手也不是，不伸出手也不是，神情頗尷尬。松仔姆也不等他攙扶，用袖子擦一擦眼淚，在賴貴的引導下往人群後面走去。

王泉跟在她後面。

張江氏蕊百感交集，她為松仔姆歡喜，她現在有個兒子了，她雞冠嶺那片樹薯坡和龜丹頂那塊番薯園從此有人幫忙耕作了，今後她將會減少很多勞苦。可是張江氏蕊也為他們覺得愁苦，原本互不相識的人，突然間湊在一起就要成為母子，他的脾氣個性都還不了解呢！他的品性怎樣，是個勤勞的人還是懶惰的人，都還不知道呢！

她嘆一口氣：「唉——半路認老母，就是按呢。」

黃雄對那些羅漢腳仔說：「已經促成一對母仔囡囉！繼落去換啥物人要出來選。」

人群叫嚷著，站在人群前面的羅漢腳仔們一陣推擠，一個羅漢腳仔扭扭捏捏站出來，正要往前走，黃雄叫住他。

「來，這位，過來，咱先來訪問伊一下。」黃雄手搭他的肩膀，問他：「你叫做啥物名？」

人群中有人代替他回答：「伊叫做缺嘴的。」

「缺嘴的。」黃雄看了看他的嘴，說：「你的嘴天生兔唇，缺一角，所以外號叫做『缺嘴的』，阿你的本名咧？」

那人回答：「※ # &」由於嘴唇缺一角，他說話漏風，發音不清，張江氏蕊只聽到發音我啲我，沒聽清楚他說什麼；黃雄也沒聽懂他說的話，側過一邊耳朵問：「啥？」

那人再說一遍：「※ # &」

「啥？鼓實越？郭是化？」黃雄仍然聽不清楚，他猜測著問：「你叫做郭是化？」

「許新發啦！」人群中有人代替他回答：「伊天生兔唇，話講袂清楚，又兼大舌，伊講的話少人聽有。我知影伊叫做許新發。」

「你叫做許新發？」黃雄問他。

「嗯，嗯。」

「許新發，你今仔日是要選老母還是要選媠某？」

「呵呵！」許新發傻傻的笑，不回答。許新發就站在張江氏蕊的前方，透過麻布袋孔隙她看清楚他的臉，他的上嘴唇缺了一角，不用開口就可以看到牙齒，一笑起來，則整排牙齒都露出來。那牙齒，黃濃濃！他的鼻孔朝天，眼睛倒三角，看起來真醜。

「講啊！毋通干焦憨笑。」黃雄催他。

「莫……莫……呵呵！」

「要選媠某！少年人都真巧，知影一個某較好三個天公祖。好，去選！」

看到許新發直直往她面前走來，張江氏蕊在心裡狂叫：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過來！」一顆心在胸膛裡猛烈跳撞。她閉

上眼睛，她希望她沒看到，悲慘的事情就不會發生。她還來不及呼請觀世音菩薩和媽祖婆來幫忙，就聽到黃雄問：「確定要選那個。」

張江氏蕊睜開眼睛，看到眼前一雙腿！她的胸口突地「剎！」一響，如一把刀刺入般一陣猛痛，痛得她差點兒昏死過去。

「喔！觀世音菩薩……」

觀世音菩薩真的顯靈了，神蹟在張江氏蕊的眼前發生。張江氏蕊看到眼前這雙腳往右挪，挪到她右邊那個麻布袋前。

「喔！時仔！」張江氏蕊回過神來，鬆了一口氣的同時，聽到右邊的麻布袋裡面發出一聲哀叫。接著她看到那個麻布袋在呼喊聲中被拖出來，麻布袋被打開，賴氏時屈縮身體沒有站起來。她在哭，她的頭埋在兩膝間，雙手抱著小腿，肩膀不停聳動。

張江氏蕊為賴氏時叫屈叫苦，她想：如果換做是她，她一定也會這樣。而剛才，原本選的是她……

看到這種情景，黃雄也不知道怎麼辦。他看看賴貴。賴貴躊躇一下，走到賴氏時身邊，蹲下來。

「時仔，人雖然生做穰，但是，看起來身體真健康，應該很會做穰……」

賴氏時還是聳著肩膀哭。

「人穰無要緊，要緊的是，人品要好。伊看起來古意，應該是真乖的查甫人。」

「有緣做乜某是天註定啦！」黃雄也勸她：「人生做標頭倒較可靠，你無聽人講標頭仔乜食袂空……」見許新發愣愣的站在一旁，斥喝他：「缺嘴的，阿你還呆呆站在那裡！去安慰伊啊！」

許新發看著黃雄，愣愣的、傻傻的笑。

「笑啥？緊去啊！」

許新發抓抓頭、眨眨眼，向賴氏時挪動一步，賴氏時觸電一般，身體往另一邊縮。

「時仔……」賴貴頗感為難，一時也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許新發突然的舉動讓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，他「磕！」一聲跪下來，說：「伊禮！」他發音不準但是他說得很大聲，「伊禮！」拚盡全力從肺腑裡發出來的聲音。張江氏蕊聽他說第二聲才聽出來原來他說的是「失禮！」他一臉懺悔神色彷彿剛剛犯了滔天大罪。接著他站起來，轉身往人群外走。

「耶！耶！耶！」賴貴在他背後喊。

賴氏時被他的舉動嚇了一跳，她迅速站起來，跨出麻布袋，走二步，停下。

「耶！等咧！等咧！」賴貴追過去，把許新發拉回來。

賴氏時轉身往後走，邊走邊擦眼淚。賴貴扯許新發的袖子，示意他跟過去。許新發臉色為難，猶豫一下，垂下頭，跟在賴氏時後面。

張江氏蕊整顆心沉落谷底，她在心裡罵：這是在做什麼事！這樣隨便選配是什麼道理？

沒道理！這樣隨便選配一點道理也沒有，她不想再他們做這些沒道理的事！

心念一起張江氏蕊就固執的守著，她覺得庄中的長輩們不應該做這種決定，讓她們來這裡丟人現眼；她覺得她答應來這裡讓人挑選真是個天大的錯誤；她覺得今天跟大家來這裡真是荒謬……她不跟他們玩了，她們要讓人選就讓她們繼續去讓人選吧！他們要選就選她們吧！她張江氏蕊要退出這場無聊的遊戲！張江氏蕊有股衝動，她想掙脫麻布袋，離開這裡。她甚至想將麻布袋一甩，大聲跟他們說：「我不要玩了！」然後頭也不回的走開。

但是張江氏蕊終究沒行動，那麼多人看著，她怎麼能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前做這種事？況且，麻布袋從外綁著，她如何解開麻布袋？她要喊賴貴來幫忙，跟賴貴說：「幫我解開，我不要玩了，我要回家！」不可能！她張江氏蕊不可能做這種事。

那麼，她能做什麼？

她什麼都不能做，她只能將身體縮得更緊，閉上眼睛，摀住耳朵，她不管他們做什麼說什麼，她都不想看不想聽。

她可以不看他們，她可以不聽他們；可是她無法阻擋他們不來選她。她驚慌、憂愁得身體不停顫抖。想到剛才口唸觀世音菩薩讓缺嘴的放棄她改選賴氏時，她將觀世音菩薩請進心裡，放開摀耳朵的手，合十，口唸：「觀世音菩薩，保庇！觀世音菩薩，保庇！……」

觀世音菩薩果然保佑了張江氏蕊，接下來兩位羅漢腳仔都沒選她。這兩位羅漢腳仔，一位叫做江天福，她選中了木連孃仔，成為木連孃仔的乾兒子。另一位叫做賴清旺，他選中了楊李氏真，跟楊李氏真成了夫妻。人群中還有幾位羅漢腳仔，黃雄鼓舞他們：「還有三個，再出來選啊！」人們推他們、拉他們，「去啦！去啦！去選啦！」有一、二位被推拉出人群，但是只跨出一步就退縮回來。退縮回來之後他們就堅定意志，再也不肯出來了。

「真的都不出來選了？」黃雄看看羅漢腳仔們，看看人群，確定了已經沒有人有意願了，轉身對賴貴說：「今仔日的工課就到這裡結束囉！促成四對，二對母仔困，二對尪仔某。」

賴貴對黃雄連聲道謝。

人們起鬨：「剩下三個麻布袋，內底裝的是少年的還是老的？」

「呵呵！」賴貴對大家笑一笑。

「打開啦！打開予阮看覓。」

張江氏蕊在心裡吶喊：「不要！」

賴貴還是對大家笑一笑，臉色為難。

黃雄說：「我看打開吧！您悶在麻布袋裡面，真久囉！日頭真熱，再悶下去，恐怕會悶出病來。」

張江氏蕊嘴裡直唸：「不要！不要！我不要！……」

賴貴卻對黃雄點點頭，走向前來。張江氏蕊一直搖頭，一直說：「不要打開！不要打開！我不要打開！」

賴貴沒聽到她的聲音，也沒看到她搖頭，他首先打開賴周氏花的麻布袋。張江氏蕊聽到人們發出一聲驚呼：「喔——」賴貴接著打開李秀鑾的麻布袋，張江氏蕊聽到人們發出更大的驚呼聲：「哇——」張江氏蕊顧不得去看賴周氏花和李秀鑾在人們的驚呼聲中的反應，她將臉埋在雙腿之間，緊緊抱著頭。她不願意人們看到她的臉、她的頭、她的身體……她甚至希望立刻燒起一把火，將她燒成灰；下起一場雨，把她澆成泥。她唸：「觀世音……」

來不及了！她感覺一陣涼風「刷」地從她的頭頸吹下，陽光照在她的身上，同時聽到人們發出驚呼聲：「喔——」她覺得陽光熾熱，像千萬根針，扎得她全身刺痛難受。她將臉埋得更深，雙手將頭抱得更緊。她真想斥喝他們：「走開！走開！不要看！」

她聽到有人說出她的心裡話。黃雄對眾人說：「各位，毋通再圍在這裡囉！儂您要趕路轉去，閃開，讓出空間予您方便。」她沒有鬆開身體，但她知道人群逐漸散去。她聽到黃雄問四位選了人的羅漢腳仔：「包袱仔都款好了麼？」她聽到有人代替他們回答：「都款好，剛才就拿來囉！」她聽到黃雄說：「恭喜恁，毋管是選著老母或者選著嫡某，從今仔日開始，恁就是有家庭的人囉！這是新的開始，和恁轉去內山，要認真打拚，將儂的田園管顧乎好。阿儂欲傳宗接代，恁就

好好仔打拚，年頭年尾都給伊生一個。哈哈哈哈哈！」她聽到賴貴跟黃雄說：「多謝！雄哥，若無你幫忙，今仔日的工課無通這呢順利。」她聽到黃雄洪亮的笑聲：「哈哈哈哈哈！毋免客氣，幫人促成婚姻圓滿家庭是好事，真歡喜今仔日會凍幫忙做這層代誌，當，緊把您帶回去，好好仔給您安排，哈哈哈哈哈！」

張江氏蕊知道賴貴將牛車拉過來，他們正在上車。張江氏蕊仍然縮著身子不動。直到賴貴叫她：「蕊仔！」

「蕊仔！」

她抬起頭，覺得頭暈，眼花。她手撐地面等暈眩感消退，眼花消失。她發現他們都已坐上牛車，正在等她。她站起來，垂著頭走到牛車後面，李秀鑾挪一個位置給她，她坐上牛車，面向後面，低著頭，不說話，不理人。

一台牛車原本坐七個人已顯擁擠，現在多了四個羅漢腳仔，更覺侷促。跟羅漢腳仔們還不熟悉，卻無法保持距離不讓身體接觸，場面有些尷尬。尤其牛車顛晃的時候，難免會碰著胳膊撞著肩膀，彼此都有一些難堪。張江氏蕊一手攬住車桿一手抱著腿，身體朝後，屈縮。她寧願將空間讓給他們，她不想跟他們接觸，不想跟車上的人有任何瓜葛。

太陽將升到天空中央，是接近中午時候，陽光熾熱，曬得人人額頭冒汗。一車人無話，隨著牛車顛晃前行。賴貴回頭看看他們，想說些話打破尷尬的場面，卻不知說什麼才

好，只交待：「坐好喔！」見張江氏蕊半個身體懸在車外，喊她：「蕊仔，移進來一點，危險。」說了幾次，張江氏蕊不為所動。見她手將車桿抱得緊，應無摔出車外的危險，也就不再說她。轉回頭，專心駕車。

經過虎頭埤、口埤仔，來到大坑口，路變小了，路兩旁的樹木遮擋陽光，車上的人才感覺清爽一些。也開始覺得饑餓，一行人都從家裡帶了飯盒，賴貴特別多帶了一袋饅頭，預備做為招徠的羅漢腳仔們的午餐。他拿出饅頭分給四個男人，跟他們說別客氣，以後我們就是同一庄子的人，要互相照顧，不用生分。四個男人推辭一番，接過饅頭，婦女們打開飯盒，牛車也沒停下來，大家在搖晃的牛車上吃起午餐。

張江氏蕊沒拿出飯盒，她的沉悶心情掩蓋過她的饑餓。人們邊扒飯邊勸她：「蕊仔，食飯啦！」「蕊仔，莫想那麼多啦！食飯！」「食乎飽飽，煩惱就放袂記囉！」見她還是不吃，也就不再勸她，自願吃他們自己的。

填飽了肚子，來了一些精神，尷尬的氣氛也減緩了一些，牛車上的人開始有了一些交談。談話的內容主要圍繞在這四位羅漢腳仔的身家來歷上面。問話的是松仔姆和木連孀仔，松仔姆首先問王泉是哪裡人，王泉說是大目降嘴口。松仔姆再問為什麼會成為羅漢腳仔，父母呢？王泉回答：「時運歹啦！」

王泉說他原本有父母有產業，他家在嘴口有一塊田地種番薯。父母在他 15 歲的時候得了怪病，餓的時候沒事，吃了

東西肚子就痛，痛到在地上打滾。看醫生、吃藥都不見效，為了醫治父母的病只好將番薯田賣了。發病之後半年相繼死亡，為了父母的喪事將房子也賣了，反正只剩他一個人，可以處處為家。

松仔姆聽了，滿眼憐惜看著他，對他說：「以後就將龜丹的厝當作你家。」

江天福說他也不知道他是哪裡人，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，她跟隨母親四處乞討。母親死後，他到處流浪，流浪到大目降，見這裡有工作可做，他就不再流浪，留在大目降，幫人挑番薯。

木連孀仔聽了自然也激發母性，給一些憐惜與安慰的話。

松仔姆接著問賴清旺。賴清旺旁邊就坐著楊李氏真。他尷尬無措的不知道如何回話。王泉替他說了。王泉說他原本在關廟竹藝行當學徒做竹子加工：菜籃、畚箕、搖籃、竹椅。學了三年連基本剖竹蔑的工夫都沒有學起來，天天被老闆罵，他逃出竹藝行來到大目降，挑柴挑番薯靠力氣不靠技術，不必看人臉色。

不等松仔姆發問，王泉接著介紹許新發。說他是個孤兒，出生時候因為缺嘴被父母遺棄，好在灣裡一間觀音寺收養了他。他在觀音寺受尼姑照顧。本來他應該跟尼姑一樣剃度出家的，但是他吃厭了齋菜聽煩了唸經聲，偷偷溜出寺廟。他說著說著，問許新發：「是按呢，對麼？」

許新發對他愣愣傻笑。

「伊雖然缺嘴，但是伊嘛知影吃葷吃好料的。哈哈哈哈哈！」

張江氏蕊雖然不跟他們交流，但也掩不住好奇聽他們說話。她發現他們四個人原來是相識的，她也發現四個人當中，鬍鬚的王泉話最多。她被王泉的笑聲吸引，轉頭，發現王泉正看著她，臉上不禁一陣燥熱，連忙轉回頭，覺得背上似有千百支針在刺。

牛車涉過龜丹溪，上了坡進入林仔口，張江氏蕊跳下車，也不跟人打招呼，逕自往前走。

「嘿！蕊仔！嘿！」

她不理賴貴在背後喊她，低著頭，加快步伐，只顧走。

這篇小說架構在不斷被書寫的「噍吧嘸事件」上，原本容易寫來陳腐的題材，小說卻賦與它一個特異的亮點，小說不以大歷史為主軸敘述，而是書寫傷害後的孤獨與失落的尊嚴。殺戮之後，一座村落成了喪夫或喪子村。這些女子被像物品般地運到市集，供羅漢腳挑選。女人或者弱勢者被拍賣的故事自古有之，但這篇小說寫來有意思，藉著一場又一場的交易，最後卻沒被選上的逃脫，自始至終都讓讀者懸念，心想會不會挑到她，心情跟著浮動。小說可惜之處即是一路寫來刻意了些，稍微設計性些，比如傷殘者竟挑到一個可以當母親的老女人，而想要重新擁有好丈夫的女子卻也未必如願。小說結尾，女子回到村落，依然隻身一人，慶幸沒被挑上。小說戛然而止，有點悵然。

除此，小說有個不錯的角度書寫，即是運用裝在籠子裡的女人視角，去看市集裡來來往往的羅漢腳，各自的心思與盤算。原本一個歷史悲劇性的小說，藉由故事而浮顯巨大同理心。孤獨與失落者彼此撫慰，傷懷的、難以填補的尊嚴，使小說的眼界拉到一個絕佳的敘事點，藉由羅漢腳「選妻」的書寫，帶出了歷史傷痕中的重大失去與崩壞。那咬咬內心的「永恆傷口」無疑才是真正的傷口，這歷史大傷口，卻藉著小說的微觀情節，逐步推演浮上了紙面。